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小五義
第二十五回 識破機關仗著糊拉混扯 哄信寨主全憑口巧舌能

且說北俠、智化在院落之中聽請，不料鍾雄看破機關，說為御貓而來，把北俠嚇了一跳，暗說：「不好！」就要拉刀殺將出去。智爺用肩頭一抗，智爺說：「歐陽兄，你冤苦了我了。」北俠心說：「我冤苦你咧？你別是冤苦了我了罷！」北俠說：「怎麼冤苦你了？」智爺說：「我不進來，你偏要進來。你瞧，進來有什麼好處？遇這不開眼的寨主，把你我看作了小賊，要偷他的玉貓，他說咱們為玉貓而來。小弟家內你是去過的，玉房裡頭有翡翠獅子、瑪瑙老虎、白玉馬，有多少古董玩器。那位朋友去，我也沒留過神。他把咱們看作小偷兒，咱們還見他作什麼？早出去，小心人家丟了東西！」說罷，轉身就走。北俠心內說：「黑狐狸真會打差。」北俠說：「對了，他瞧不起咱們，咱們走罷！」焉能走的了！後面許多的寨主壅壅塞塞，早就有神刀手黃壽擋住去路，說：「二位，沒有我家寨主的令，二位不能出寨。」屋內鍾雄見聞華進來說：「把兩個請到。」寨主往外一看，早已耳聞，知道有個北俠，大略此人不能投山。智化可不知是誰？現在山中有個南俠，別有兩個人來的，其中有詐，故此戳了他們一句，且看他們兩個人的動作。聽了智爺一套言語，就去些個疑心。

又有亞都鬼在旁說：「寨主，這兩個人一個是雲南，一個是遼東，他們焉曉的是咱們寨主的御貓？他當作是玉作的貓哪！」鍾雄說：「既然這樣，將二位請回。」聞華說：「得令！」出得庭來說：「二位請回，我家大寨主有請。」智爺說：「我們不回去了，叫你們寨主小心著玉貓罷！」聞華說：「我們說我們寨中事情，不與二位相干。」北俠瞧也走不了，不如回去倒好，說道：「賢弟，人家又不是衝著咱們說，咱們還是回去的是，別辜負了寨主的美意。」智爺說：「可見見寨主，又有何妨？只是一宗，這位寨主外面掛定招賢榜，榜上的言語可倒不錯，寫的什麼要學當年黃金台之故事，若有一技一能者，入君山也有大用。他只知道寫，他可不懂的行。當初燕太子得樂毅，金台拜師，連下七□二城，那才叫敬賢之道。敬賢士如同敬父母的一般，方稱的起愛賢禮士。似乎這位寨主焉能懂的敬賢哪！你我二人可稱不起是賢士。他坐在庭中昂然不動，這還講究招賢？招點子綠豆蠅來，橫豎行了。」北俠心說：「你罵人罷，早晚有咱們兩個人的命賠著哪！」

就是那鍾雄也古怪，教智爺這麼一罵，倒罵出來了。出了庭外，下階台石，一躬到地說：「原來是二位賢士，小可有失遠迎，望乞恕罪。」北俠答禮說：「豈敢。」細看鍾雄，烏紗圓領，大紅袍，束玉帶，粉底官靴；面白如玉，五官清秀，三絡短髻。北俠一看，暗自驚訝。智爺並不還禮，說：「歐陽哥哥，你看上邊的這個大匾，是『豹貔庭』，三個字。據小弟想來，這位寨主不至於不明此理，似乎此寨，這『豹貔庭』，三個字斷斷用不得。」北俠問：「怎麼用不得？」智爺說：「這是當初文人弄筆，罵那個不認的字的山王寨主哪！若論這個字意，是大大使不的。常說是『三虎出一豹』，其實不是。虎不下豹，虎彪配在一處，下出來三個彪，內中有一個豹，其利害無比，漫說是人，就是山中的猛獸，無不懼怕於他。獅子配了狻猊，下出來就是貔貅。言其這兩宗物件，全不是正種類。不然，怎麼說是罵人？別者的山王寨主，他也稱孤道寡，他又不是儲君殿下，他又不是守關的太子，怎麼當稱孤道寡哪！就罵的是他不是正種類。自己又不認得字，以為是利害就得了意了。這樣寨主，通古達今，文武全才，外面掛著招賢榜，裡頭又有『豹貔庭』，大大的不符。」亞都鬼在旁邊告訴寨主：「說千里馬骨的就是他。」寨主往前趨了一趨說：「這位壯士所說的不差。只是一件，有小可到得山中，山中事情實係太多，小可總無閒暇的工夫，故此因循到如今未改，懇求尊兄與小弟刪改刪改。」智爺說：「原來是寨主，我只願與我哥哥說話，一時的荒疏，望寨主爺千萬別見責小可。」

寨主說：「奉求這位尊兄，與小弟刪改刪改『豹貔庭』三個字。」智爺說：「不敢，不敢。小可才疏學淺，倘若改將出來，還不似原先，豈不貽笑於大方？」智爺並不理論寨主，轉過頭來又與歐陽爺講話，說：「哥哥，請看他這副對，也不大合體。」北俠暗道：「人家寨主在那裡伺候著，他淨糊拉混扯，也不知道怎麼個意見？只可以捧著他。」說：「智賢弟，這副對子怎麼不好？」智爺說：「你看這是『山收珠履三千客，寨納貔貅百萬兵』。」北俠說：「是怎麼不好呢？」智爺說：「山大寨小，似這山水早八百里，這個山上要收三千客，固然裝得下。『寨納貔貅百萬兵』，一百萬兵，怕寨裡頭裝不下一百萬人，豈不是不妥當？」北俠問：「怎麼方好？」智爺說：「論我的主意，『山納貔貅兵百萬，寨收珠履客三千。』寨縱然是小，三千人足行，平仄準合。」鍾雄一聽，點頭稱善，刻下就叫人來將對聯摘下，按著智爺所改的改了，找書手寫了另掛。寨主復又過來，求懇改「豹貔庭」。智爺一定說不行，怕有人嗤笑。

只見寨主將智爺、北俠往裡一讓，北俠同智爺上階台，復又讓入庭中。進門來，智爺抬頭一看，正北的上面橫著一塊大紙匾，書黑字，寫的是「豈為有心」四個大字。智爺說：「歐陽兄，你可曾看見？」北俠心中說：「我是兩隻夜眼，有斗大的黑字我再看不見就得了。」說道：「我看見了。」智爺說：「這是『豈為有心』，你老人家可曉得這個意思？」北俠說：「我不知。」智爺說：「別看寨主管領水旱二□四寨，在眾人之上還不足興，此處無非暫居之所。此人心懷大志，日後得地之時，就得面南背北，故此是『豈為有心』。居此地，無非隨處樂吾天。」

這句話不要緊，就把鍾雄的心打動，緣故這個橫匾是鍾雄自己的親筆。自打掛上這個橫匾，鍾雄自己立願，可著君山水旱二□四寨寨主、頭目、嘍兵等，猜破他這個機關，參透他的肺腑，就用誰以為謀士。他的意見是受了襄陽王的聘請，王爺許下的，他若是擇日行師的時節，他是封他招討大元帥、前部正印先鋒官。若得了江山的時節，與他平分疆土，列土分茅。他早看出襄陽王不能成其大事，他的意見，若得了江山時節，他把襄陽王推倒，他就面南背北。倘若大事不成，他就隱於山中，永不出世。今日智爺倒就把他的肺腑點破，說的種種的情形，就知道智爺才學不小，此人若留在山中作一個謀士，可算自己一個大大的膀臂。隨即請北俠、智爺落坐。嘍兵獻上茶來。鍾雄就把亞都鬼叫來，附耳低言說了幾句，回頭便問說：「聽聞賢弟之言，你們二位是金蘭之好。」智爺指北俠說：「這是我盟兄。」鍾雄說：「二位大駕光臨，實在是小可的萬幸。」智俠說：「豈敢。我們兩個誤踏寶山，被寨主不嫌我等兩個，還賞賜茶羹，當面謝過。」鍾雄離位，深施一禮說：「還是奉懇閣下，與小可刪改刪改這個『豹貔庭』。」北俠遂說：「智賢弟，你若能改，就給人家改一改；若是不能改，就給人家一個痛快話兒。」智爺說：「焉有不能改的道理？改出來又恐怕不好。」鍾雄說：「閣下不必太謙了。」智爺無奈，說道：「這個『庭』改個『殿』字如何？」鍾雄說：「好，但不知什麼殿？」智爺說：「用個『承運』二字如何？大哉，堯之為君，惟天為大。」鍾雄一聽，鼓掌大笑，連連點頭誇好，叫人將「豹貔庭」改為「承運殿」。鍾雄道：「一事不煩二主，我還有個書齋，是『英銳堂』，懇為刪改。」智爺說：「不好。堂者，明也，亮也，總是用個小挾軒字，『五雲軒』如何？」鍾雄更覺歡喜，立刻叫人改了，吩咐擺酒。智爺一聽擺酒，就知詐降計妥了。「總想個主意，教歐陽哥哥顯顯才能方好。」忽然心生一計。

畢竟不知想出什麼主意來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